



長醉

深情裏

寧願不醒，蜷臥你的胸懷……

宋思樵

长
醉
深
情
里

宋思雄著

华 艺 出 版 社

第一章

席艾像个洋娃娃似的，一动也不动地端坐在宴席间。今天的她，是一个美丽非凡的新娘；但她，脸上没有一个出嫁女子该洋溢的幸福。

她发觉自己的眼眶盛满了打转的泪水，她多想冲动地嚎啕大哭一场。

看来，参加婚礼的贵宾都比她兴奋，也比她期待，这使她觉得自己是可悲的。

即将成为人妻的她，迄今却连未来丈夫长得什么模样也不知道，而这场婚礼充其量只是一场笑话——只有新娘没有新郎。

从头到尾，这都是一场噩梦。

在她还很小的时候，母亲便因身子纤弱而不幸与世长辞，留下了她和父亲孤苦的相依为命。

父亲席念，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植物学家。在她十九岁那一年，父亲应聘至日本从事亚洲热带植物的学术研究，她便随同父亲一起移民到日本。

从小，她就对爱情充满了一份至死不渝的忠贞幻想，这也是源自于父亲对母亲的一往情深。自从母亲过世后，父亲把大部分的精力奉献给工作和她，未曾想过续弦这一档事。

移民日本时，父亲更是紧紧地抱著母亲的骨灰罐。

而父亲每天早晚必对母亲焚香，诉说一天中所发生的事情，如此日复一日，未曾间断；就像每天早上刷牙洗脸一样的自然。

早已变成一种习惯。

有时候，她真是羡慕母亲，得到了一份天长地久、永不磨灭的感情，总算不枉走今生一遭。

爱情该是像这样历久而弥新的吧！

身为独身女的她，得天独厚地拥有一份丰实的亲情，父亲宠爱她的程度已经几近溺爱，但她从未因此恃宠而骄，反而更加的谦柔与温驯。

意及此，席艾禁不住滚下了几滴泪珠儿，但随即惊觉自己失态的行为，赶紧惶恐地张望一下周围喧哗的人群。幸好每个人都饮酒畅谈的言所欲言，没有人注意到今天主角——新娘的忧伤。她赶紧擦掉眼角残余的泪水，然后又若无其事地继续呆坐在座位上。

想起父亲和病魔长期的搏斗，使她有种锥心刺痛的感觉。

父亲是个工作狂，总是时时刻刻沉迷在奇花异草的仙境里，往往废寝忘食地埋首于工作中。

在台湾的时候，胃病是父亲的宿疾，移民到日本之后，发作的次数及疼痛的程度却有增无减。刚开始的几年，父亲只当是吃不惯日本的饮食，到后来，他也不太在乎，只是偶尔买个止痛药服用。

直到前两年，父亲的病情每下愈况，经常三更半夜胃疼得在地上打滚，痛得拳捶墙壁，有时甚至连止痛药也失去效用，不能再暂时缓和病情。

在她的三申五令、恐吓威协下，父亲才答应随同女儿一起上医院，做一次彻底的全身检查。

这一检查，终于找出父亲为何饱受胃疼折磨的原因。经医生再三的诊断，确定他已患了胃癌，而癌细胞仍在继续扩散与蔓延当中。

碍于父亲的个性，她和医师瞒着父亲癌症的病况。前半年，她听从了医师的指示，为父亲在饮食与作息上做了调整。

但，纸仍是包不住火，父亲最后还是知道了自己的病情。

他委婉地和她沟通，希望能依照自己的意念与方式来度过残余的人生。他不愿留在医院成为医学上的实验品，按照别人的冀求来过日子。

他只想在残余的宝贵岁月里活得有尊严一点、活得像个人，而不愿像只囚笼的白老鼠，一再地被拿来做实验。

再也没有一段日子可以使他们父女俩如此心弦紧扣。

坐在席艾一旁的楚擎南，似乎看出了这个犹如他女儿一般的媳妇的心事，所以安慰地拍了拍她的肩膀，并且盛了碗刚上桌的鱼翅汤给她。

“吃点东西吧！小艾，折腾了一整天是需要补充体力的。我答应过你爸爸，会好好照顾你，所以你尽可以放心，有任何事情我都会帮你撑腰、绝不让你受委屈，更何况从今天起你就是我儿媳妇呢！”楚擎南一想起阴阳两隔的好友席念，禁不住心头一阵酸楚。

楚擎南与席念是同窗数十年的好友，两人之间的感情相当深重，有着相互扶持的交情。

自从席念举家移民日本定居后，他们便失去了连络。直到半年前的某一天，楚擎南相当意外地接到了席念突然的来信，信中并未多说什么，只是恳请楚擎南尽快到日本。

那时，席念早已病人膏肓，他只是想在自己死前为女儿做好安排。

席念心里唯一最放心不下的人，就是生性乖巧的女儿。

他将女儿托付给好友楚擎南，他相信他会好好地帮自己照顾席艾。

为不负好友所托，楚擎南决定将席艾视为己出，并且终其一生地照顾她，直到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。所以他“命令”儿子——楚聿尚将席艾娶进门，让她一生一世受楚家人的照料。

席念临终前曾交代女儿，要她一切听从楚擎南的安排，并视他如同生父般孝顺。所以，当楚擎南一个月前前往日本告诉席艾这项安排时，她乖顺地答应了。

然而，另一位当事者——楚聿尚就没那么顺从了。

他一再一再地对父亲申诉、抗议，他不愿娶一个自己根本不爱的女人为妻，保况他连席艾的面都未曾见过，连她是扁的、圆的也不知道。

可是楚擎南的为人向来说一不二，他已经决定的事，任谁也无法违逆、改变的。

最后，在父亲强硬的作风下，楚聿尚心不甘、情不愿地答应了；但，答应并不代表妥协。

为此，楚聿尚对席艾的印象差到了极点，他深信席艾一定是贪图楚家的荣华富贵，才会二话不说地答应了父亲这件婚事，否则谁肯嫁给一个素未谋面的人？这比赌博所要赔上的多得多。

而且，这已不是“赔”可以形容，该说“埋葬”会更适当。

所以，楚聿尚并未出席婚礼，他故意要让席艾难堪、下不了台。

但，最难堪、最下不了台的人是楚擎南。

楚家在政界、商界皆占有一席之地，许多赫赫有名的巨子或官员都应邀前来参加楚擎南儿子的婚礼；结果，男主家缺席，倒成了一件报上茶余饭后可供消遣的话题。

这简直把向来惜“面”如金的楚擎南给气得吹胡子瞪眼睛，他从来没发过这么大的脾气，若不是碍着大家的面，他早派出一列精装军队把台北市给翻过来，揪出他那胆大包天的儿子。

而他心中不免愧对好友所托，这第一个教席艾委屈难过的人，竟是自己的儿子，实在令他非常内疚。

任凭谁见了席艾都会喜欢她的。

精致、细腻、小巧的五官和小鸟依人的身影，加上一副中国女人温柔婉约的模样，让人一眼就能肯定她是那种贤妻良母、相夫教子型的女人。

楚擎南一向认为，娶妻当娶德，自是很满意自己所相中的儿媳妇；楚家不需要精明能干、足成大事的女人，只需要体贴巧手又蕙质兰心的女人。

他是如此，他认为楚聿尚也该如此。

楚聿晴焦急地走近父亲，在他耳边说着悄悄话，但脸上仍保持洋洋的喜气；这是楚家的家规：家丑不可外扬。

听完了女儿的话，楚擎南技巧地从喜筵上退身，和女儿一起来到饭店所预置的休息室。这一路上他一言不发地紧绷着脸孔，活像一座随时要爆发的火山。

“简直不像话！”楚擎南愤怒地朝椅座的把手上重拍。“把我们楚家的脸给丢光了不说，竟然让席艾当众出丑，整得她方才还难过的掉眼泪，看我不好好的教训他。”

“爸！我已经叫人四处去找大哥了，也许他有事耽搁，所以赶不及参加婚礼。”楚聿晴好心的帮大哥说情，另一方面安抚父亲的火气。

“赶不及？”楚擎南压根不相信，他认定儿子是蓄意捣蛋。“有什么事会比结婚还重要？这可是一辈子的大事。”

楚聿晴怯怯地看着父亲，她不理解父亲心中所谓一辈子的定义在哪里。

既然知道是一辈子的大事，又怎能擅自为儿女缔结一场婚约？

她并不讨厌席艾，相反地，她很喜欢她。

席艾和楚聿尚同是受害者。

楚聿晴不想和父亲争执，这只会使父亲更加恼羞成怒，于事无补的。她只能同情大哥，毕竟父亲在家中是崇高权威的象征，谁也别想越雷池一步。

“我想大哥应该很快就到了。”说是这么说，但她心里可没有多大的把握。

“最好是如此。”楚擎南的口吻杀气腾腾。“对了！你打电话问过子和没有？搞不好他到子和那儿去避风头了。”

楚聿晴点点头，“早打过了，大哥没有去他那儿，他甚至连大哥今天结婚的事都还不知道。”

“什么？”他不悦地皱起眉头，“真不知道他安的是什么心，连我交给他的帖子都没发出去，难不成席艾配不上他？他也未免太狂妄了，也不秤秤自己的斤两。像席艾这么好的女孩儿，打着灯笼可还不一定找得着，她肯嫁给你大哥算是委屈了她。这是聿尚上辈子修来的福气。”

“也许大哥早已有了对象。”她一时说溜了嘴，吓得连忙捂住嘴巴。

“你说什么？你说他有什么不满意的？”楚擎南听不大清楚女儿嘀嘀咕咕地说了些什么。

“喔……没……没什么！也许大哥是有他的想法吧”她随口胡乱编个理由。

“想法？！他能有什么想法？我是他父亲，难道我会害了他不成？”楚擎南不以为然。

外头突然响起敲门声，打断了他们父女的对话。楚聿晴看了父亲一眼，便急步走去开门。

进来了几个男的，全部必恭必敬的，一副相当害怕的模样。

而他们眼神里透露出来的讯息，早就被阅人无数的楚擎南给一眼瞧了出来。

“人呢？”楚擎南明知故问，语气相当平顺。

“报告董事长，所有的地方都找遍了，就是找不到楚少爷的人——”其中一名资格较长的员工说道。

“饭桶！”楚擎南用力地朝椅背上拍去，怒声大喝着，“连这么一件小事都办不好，你们还有什么事可以做得好？真是没用！”

“爸！你别生气了，再让他们继续找就是了。”楚聿晴居中调解。

“找！找什么！从婚礼开始找到婚礼结束，新郎还是一直没出现。这会儿时间也差不多了，等人找回来，大伙早就走光了。那还有什么用？这成何体统？教席艾的脸怎么挂得住？这么件好事全给他糟了。”楚擎南气呼呼地骂着，他真不知道该怎么走出去面对众多亲朋好友的质疑，更难以对死去的好友席念交代。

“也许……”楚聿晴也不知该说什么，毕竟今天若换成她是新娘，一定忍不下这口气，这简直是当众出丑。

“没有‘也许’，他分明是故意的。”楚擎南咬牙切齿。

他霍然站起身，愤怒地将手中的杯子摔在地上。他不知如何面对明日报章杂志的含沙射影，更不知如何对前来祝贺的亲明好友解释。

楚聿晴随着父亲走出休息室，来到众目睽睽的筵席中。一路上走过，她隐约可以听见些许的流言在酒席间传荡。

所有的人都对新郎未出席的一事，有着绝对的好奇与无比的兴趣，似乎这才是来此的真正目的。

楚聿晴在座位上望着脸上表情看来极为平静的席艾，禁不住佩服她的耐力；当众被人指指点点已经是非常不痛快，更何

况这是一生中的一件大事。

这一辈子再也没有比这更大的伤害了，席艾心想。若不是父亲临终前交代，要听从楚伯伯的安排、视他如父，她早就抛下一身的白纱礼服，离开这个教她受尽屈辱的地方。

在酒酣耳热之后，许多宾客也纷纷前来向楚擎南告辞，陆陆续续地使宴厅里愈来愈安静、愈来愈冷清。

宾客走得差不多之际，一向溺爱儿女的楚擎南之妻——古若梅，突然非常不悦地板起了脸孔，“聿尚这孩子是怎么了？做事一点也不负责任，一句话也没交代就躲得无影无踪，扔下新娘子一个人唱独角戏，摆明了是教人难堪。”

“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我倒要看看他怎么跟我交代，如果他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，我绝不放过他。”楚擎南为之气结地说着。

古若梅侧过身去拉起席艾的手，眼里满是心疼与不舍，“小艾！你放心好了，我们绝不会偏袒聿尚的。今天真是太委屈你了，我和你爸爸一定会为你讨回这个公道，不会教你委屈，我们疼你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。”她打心底喜欢这个乖顺的媳妇。

“我没有事的，谢谢妈！你们别再为我为难……为难聿尚了，他可能有苦衷吧！”席艾善良地说，她不想再让楚聿尚嫌弃自己，她但求相安无事便心满意足。

“你这孩子！”古若梅感动地将她搂在怀中。“娶到你可真是我们聿尚上辈子修来的福分，若是他开不了窍、不懂得珍惜你，他就是天底下最笨的人了。”

“好了！若梅。”一旁的楚擎南唤道：“我看，先让老王开车送小艾回翠园休息吧！折腾了一整天，她一定累坏了。”楚擎南对司机打了手势，让他先下楼备车。

翠园是楚擎南送给儿子的结婚礼物，那栋房子原是古若梅

的老家，后来改建装修成别墅。由于别墅内外植满了到处攀爬、蔓延的长春藤和各式各样的花草草，四季花时不断，青翠盎然，固而取名为翠园。

“也对，去看看喜不喜欢新房。还有，回去什么事也别做，只管好好睡一觉，我会吩咐王妈弄些营养的东西，好让你睡醒后补充点体力。”古若梅细心地替她打点着。

“谢谢妈！”恍然间，席艾以为看到了自己已过世的慈母。

十分钟后，席艾傻愣愣地端坐在豪华的轿车上，心里突然一阵畏惧徬徨。就这样，前后数小时的时间，她就成了楚擎南的媳妇、楚聿尚的妻子；须臾间，她挣脱了以前，来到了一个崭新而完全陌生的环境。

是一场梦吧？她已为人妻了。

那么她的先生呢？那个将伴她度过一生一世的男人到哪里去了？

她能依靠谁？

谁能让她依靠？

这样一连串不安、忧心的问题，如潮水般地接踵而来，一波又一波，几乎吞噬了她。

车子恨快地驶过喧闹的市区，来到一座幽雅僻静的山区。由沿路房子的外观上判断，席艾猜测这是一处相当高级的别墅区，住在这的人非富即贵。

当翠园出现在席艾的眼前时，她简直愣住了，她这一辈子作梦也没有想到会住在这种豪华的别墅；一切都太不真实了，犹如踩在尖端上，不知何时会不小心摔了下去。

“你们总算回来了，可把我的脖子都给盼酸了。”一位五十好几的妇人从屋里跑出来。

“哎呀！你这个老太婆就爱罗哩罗嗦，你以为结婚是这么随

随便便，可以草草了事的啊?! 何况老爷是这么有名望的人，当然礼节会比别人繁琐些。”老王被妻子的喳喳呼呼烦死了。

“我好奇嘛! 想看看少奶奶是什么模样，自然巴不得你们快回来，否则可憋死我了。”王妈两眼直盯着席艾瞧。“对了! 少爷呢?”

此话一出，原本存于席艾脸上的笑意霎时一扫而空，心头一阵揪痛。

而站在后面的老王，则挤眉弄眼地警告妻子的无心之过。

“对不起! 我真是累坏了，可不可以麻烦你们先带我回房休息?” 席艾忍着伤痛，柔声说道。

“对! 对! 对! 你一定累坏了，我先带你上楼休息。”老王机警地接口，马上引路。

随着老王走上三楼的旋梯，席艾终于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私有的空间。关上门后，她瘫靠在门上，泪如决堤般涌了出来，似要把这一天所聚集的伤痛一古脑儿，渲泄出来。

她抱着枕头躲在被子里嚎洸痛哭，不知将何去何从，空有楚家少奶奶的头衔，她宁可做回原来的自己。

想起今天的委屈，她多少难以原谅楚聿尚的所做所为; 他不想娶她，而她也并非真心想嫁给他，但，并不需要弄得草木皆兵，不是吗?

※ ※ ※

季子和特地起了个大早，准备冲到翠园去围剿他那位结识数十载的同窗好友; 这样的出奇不意向来是他的作风，像一阵旋风。

昨天，当楚聿晴告诉他楚聿尚结婚的消息时，他真是又惊又喜，他不知道楚聿尚的保密功夫做得如此到家，事前丝毫不

露任何口风、宛如平常。

这家伙太不够意思了！

凭他们的交情，他无论如何都要上翠园来恭贺一趟，其次是见见新娘子的模样，最后再狠狠的把楚聿尚骂得狗血淋头，谁教他竟忘了送帖子来。

眼看着自己的好友已步入结婚礼堂，季子和的思绪里不禁浮起了一个尘封已久的影子，那是一个让他苦苦追寻的影子……

初中那年、一个阴雨连绵的下雨天。

季子和与好友楚聿尚分手之后，随即撑着伞独自往回家的巷道中漫步着，忽见前方一名背着书包的女孩，将自己手中的伞交给在雨中飞奔的小男孩，然后自己则躲进一旁的骑楼里避雨。

这么一个善良的举动，触动了季子和心中的温柔。

他走向前，只为一见那天使般善良的脸孔。

走进骑楼后，他只是傻傻地站在一旁看着那女孩的容颜——一张令他悸动的容颜。

那女孩蓄着齐耳的短发，白皙细致的五官使人震撼，但不同于一般惊艳的震撼，而是一种面对平静海之不起涟漪的震撼。

季子和浮动的心因此缓缓地沉落了下来，好似找到了一种安定的力量。

“我送你一程吧！这雨是不会停了。”季子和鼓起勇气对女孩说。

“谢谢！”女孩淡然的笑了。

两人共撑着一把伞，在细柔的雨丝中漫步，没有对话，只有寂静的舒坦，好似身边周遭雨丝已化为花絮。

邂逅是一场美丽，然而……这种美丽已不复，就像仙杜拉

的奇缘，只展现于一刹那间。

之后，那沉静之美的雨中女孩更成为他心底尘封已久的秘密。

车子驶到翠园，前来开门的人是王妈。

“季先生！你怎么知道翠园的？”季子和早已与楚家上下非常熟识，犹如一家人。

“消息灵嘛！”他调皮地朝王妈眨着眼。

“怎么这么好兴致，起个大早？”楚家向来很少有客人在早上会登门拜访。

“来看美丽的新娘啊！想先一睹风采。”季子和径自坐在沙发上，像回到了自己的家一样，丝毫没有不自在。

“先帮你冲杯咖啡吧：一会再上楼替你叫人。”王妈记得咖啡是他的最爱。

“谢了！”季子和摊开搁在桌上的报纸翻阅着。

而历经了昨天那场婚礼的浩劫与屈辱之后，席艾整整昏睡了一天，当她醒来时才发现已是隔天的早晨。

另一半的床位是空的，一直是空的。席艾坐在床上愣了好外。新婚之夜就这么一个人度过，没有缠绵、没有温柔，只有说不尽的酸楚。这印证了“一入侯门深似海”这句话吗？

楚聿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？而今后，他又将会是怎么样的丈夫？

再也没有比妻子必须去猜测丈夫面貌的事更可悲的了！

门外响起了敲门声，席艾赶忙挥去悲伤的心情，毕竟在这喜气洋洋的蜜月期里，哀愁是会使好运转走的。所以，她只好佯装成没事的样子。

进来的人是王妈。

“少奶奶！”

“早啊！王妈。”席艾有礼貌地打着招呼。

“早！睡饱了吗？”

“嗯！”席艾点点头。

王妈的眼睛突然像闪电般地瞄到席艾身旁空空如也的床位上，一副不可思议且惊讶的神情。

“大少爷呢？”王妈皱着眉问。

“他……”席艾吞吞吐吐。

这样的问题教她难以回答，因为她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到哪去了一根本连丈夫的面也未曾过。

“少爷一整夜没有回来吗？”王妈质问着。

席艾不语，沉默地低下头来。

“太过分！怎么可以这样呢？我一定要告诉夫人和老爷，这成何体统？说了出去可会笑死人。”王妈十分为席艾抱不平。

“你千万别打电话告诉爸、妈，我没事的，真的不要紧。也许聿尚真的很忙，所以才耽搁了。”席艾赶忙阻止王妈，她可不想惹事生非。

“你们是新婚夫妻！”王妈颇是不满。“新婚之夜，少爷就让你独守空房，这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，更甭提昨天他没出席婚礼了。”

王妈这人心直口快，性急地拿起电话就欲拨往楚家大宅去告状，但却被席艾给阻挡了下来。

“王妈！算我求你，你别打这通电话了。我只想要平平静静的过日子，不想才一嫁进楚家，就闹得满城风雨，我担不起这罪名啊！”

“可是你这么委屈，我看不下去。”王妈抓着席艾的手，心疼地说。

“我不要紧的，我真的没事。爸昨天的气都还没消，今天要

是又让他老人家知道聿尚昨晚没回来，我担心他身子会受不住。何况，说不定聿尚真的有很重要的事要处理，是不是？总得给他个机会辩解。”席艾善解人意地说。

“你心地这么好，也难怪老爷夫人这么疼你。他们先前就对我千叮万嘱的，万万不可让你受一丁点委屈。”王妈愈发是敬重起这位新主子。

“没这回事！爸妈对我就像亲生女儿一样，我怎么还会有委屈呢？”心中纵有万般的难过，席艾依然强装起脸上的笑意。

“我不打就是了。”王妈也不想难为她。

“谢谢！”席艾感激不尽。

“对了，楼下有人来拜见少爷跟你。”王妈这才想起上楼来的目的。

“是谁？”

“是季先生，他是少爷的好朋友。”王妈解释着。

“喔！那麻烦你告诉他稍等一会，我梳洗好就下楼去。”

席艾将那套斥资八十万元的白纱礼服小心翼翼地挂进衣橱，并且挑了件淡蓝色的洋装。梳洗整齐后，她缓缓地走下楼去。

对于席艾的出现，季子和不知所措地一阵愕然。

那一段雨中的记忆，如雨纷飞般落在心头……

女孩依旧美丽，只是长大了、变得成熟了，但小女孩的不快乐犹如往昔；她的眉宇间透露着些许忧伤，可以看得出来她不是一个快乐的新娘子。

“你好！我是席艾，是聿尚的妻子。”当她这么说时，季子和的心顷刻绞痛了起来。

“我是季子和，聿尚的好朋友。”他知道她根本不记得自己。

“不知道季先生今天来，有什么事吗？”席艾很怕处理这种

客套的场面。

“我……”面对席艾与过去的记忆，季子和竟不知该如何启齿。

席艾水灵灵的双眼望着季子和，像是在等他的答复。

“没错！”他还真得感谢王妈替他插了嘴、开一头，否则他真不知该如何开腔。“昨天我没能去参加你们的婚礼，所以今天特来拜访，看看新娘是否如大家所说的一样美丽。”

“老爷选的媳妇还会有差的吗？”王妈向来敬重楚擎南夫妻。

但这一句话却引起席艾心中的伤感。正因为自己是楚擎南所选择的媳妇，而非楚聿尚所深爱之人，所以她才会连丈夫的面也见不着；或许他是故意避着自己，避着这一场没有主权的婚姻。

“对了！新郎官呢？还在睡觉吗？”他开始嫉妒起楚聿尚了，为什么席艾会是他的妻子呢？

“睡觉？”王妈嗤之以鼻，“睡什么睡啊？少爷是放着少奶奶，一个人不知去向地逍遥去了，根本没把结婚当一回事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季子和不解。

尽管席艾猛对王妈使眼色，要她住嘴，但王妈还是忍不住说了出来。

“少爷从昨天到今天一直都没出现过，他可是新郎官哩，不参加婚礼岂不是给少奶奶难堪？这也算了，昨儿个他竟又彻夜未归，教少奶奶独守空房，真不知道他存着什么心？季先生一向是少爷的好朋友，总得给少爷说上几句、劝着点，他这么做太伤人了啦！”

被王妈这么一说，席艾简直不知该如何见人，真想当场挖个地洞钻进去。她知道王妈是好心好意为自己打抱不平，但，家丑毕竟是不可外扬，何况她根本不熟悉季子和的为人。